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權衡卷四至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曹方昇

春秋權衡　春秋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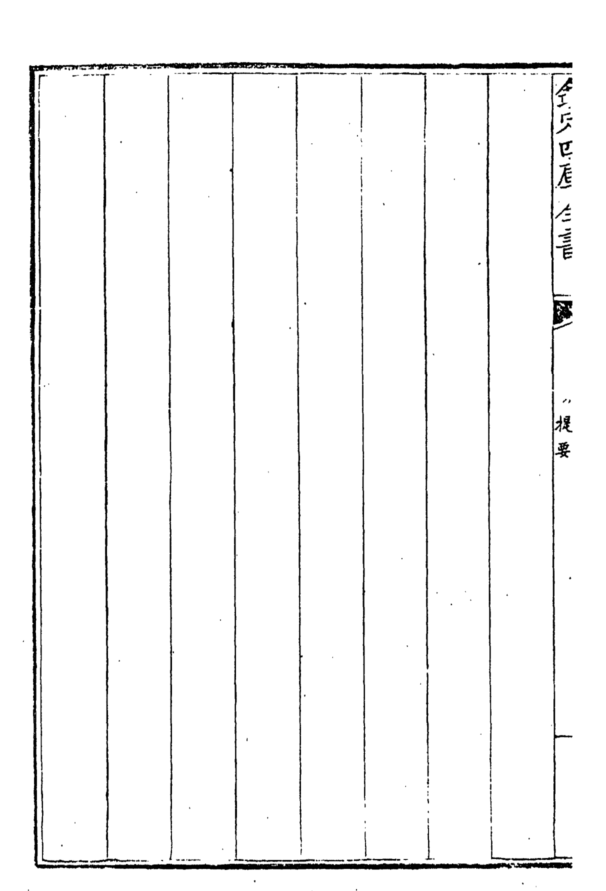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春秋權衡十七卷宋劉敞撰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據其弟攽作敞行狀及歐陽修作敞墓誌具稱敞春秋傳十五卷權衡十七卷說例二卷文權二卷意林五卷王應麟玉海所

記亦同陳振孫書録解題曰原父始為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説斷以已意而為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敞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未有讀者又謂非達學與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夢得作石林春秋傳于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復尊王發微謂其不深于禮樂故其

言多自牴牾有甚害于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惟于敬則推其淵源之正葢敬遂于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以復之意爲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權衡卷一

宋　劉敞　撰

前漢諸儒不肯爲左氏學者爲其是非繆于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疑矣然爲左氏者皆恥之因共護曰丘明受經于仲尼此欲以自解免耳其實非也何以言之邪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眞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豈有受經傳道而非弟子者哉以是觀之仲尼未

嘗授經于丘明丘明未嘗受經于仲尼也然丘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于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襃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學者可勿思之哉杜氏序曰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此未盡也苟唯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皆因而不

改則何貴于聖人之作春秋也而傳又何以云非聖人莫能修之乎大凡左氏本不能盡得聖人春秋之意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没而不説而杜氏患苦左傳有不傳春秋之名因爲作説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爾觀丘明之意又不必然按隱公之初始入春秋丘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鄢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删改也豈專用舊史者乎又曰春秋何以

始乎魯隱公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非也魯惠公亦即位在周平王之初何不始于惠公乎又曰魯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非也如左氏所說則隱賤桓貴桓貴當立而隱不能奉之以立而已篡其位雖為讓言誰知其心哉此桓公所以疑而殺之乃非弑君也閔公即位甫二歳哀公即位甫四歳不聞當時庶兄孽子敢代之治者雖不代之治二君亦君矣假令有庶兄孽子代之治春秋又可許其讓乎且隱公以謂已不代桓公治則魯國

不存乎襄公無代治者何故魯不亡也若魯之存不待隱公者則隱公之攝吾見其簒不見其讓且讓非隱所得名也所謂讓者謂其推己之有以與人也不謂其奪人之有以與人也能知吾言者可與言春秋矣或曰周公亦攝吾曰周公之攝成王使之也且隱公周公也哉其攝也

隱公

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而仲子

爲夫人生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如傳所言者明隱長而卑桓幼而貴也隱公立而奉之者明隱爲桓立也即元年傳所云攝也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也吾將授之矣明隱本不當立故攝位以待桓壯也又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太子少太子則桓矣今杜氏注云繼室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立桓爲太子非也若隱本當立則傳應云不書即位讓也不應乃云攝也未有當其位而云攝者也未有攝其

位而云讓者也知攝讓之名所爲施則知隱公之當立與不當立矣且若隱公本當立則羽父無緣請殺桓公也推羽父所以請殺桓者蓋見隱公本不當立今久攝不遷疑隱公欲遂有之也使隱公本當立者則羽父必能知桓公之已絶望何故求殺之哉且桓公之母爲夫人隱公之母爲妾妾主不同貴賤可知矣然此傳言桓隱貴賤自未足信而杜氏于其中又錯貴賤之分何爲未足信乎曰讓則不攝攝則不讓而傳謂隱公攝是非

其位而據之者也于王法所不得爲于王法所不得爲
則桓之弑隱惡少減矣春秋不宜深絶之今以其深絶
之知隱公乃讓也非攝也今以攝言隱公是不盡春秋
之情也何謂錯貴賤之分乎吾既言之于前矣蓋注與
傳違傳與經違非深知春秋之情者不能考也
元年春王正月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氏曰周王之正月
也杜氏所說非也周之諸侯即用周歴春秋豈嫌魯不
用周歴加王以明之哉且傳乃云王周正月不云周王

正月使傳云周王正月者可云傳過非杜氏過今傳云王周正月此傳不過杜氏過也何以言之邪傳先王而後周明王在周外也王在周外非時王省矣杜氏豈唯異于經哉又異于傳

不書即位傳曰攝也杜氏云公不行即位之禮故史不書非也尋傳此文諸云不書者似指仲尼作春秋不書之意耳故隱公曰攝莊公曰文姜出閔公曰亂僖公出復入然此未得仲尼之意也左氏見春秋闕此數君

即位故以己意推而觧之耳杜氏既嫌其乖異難通因說云此四君者但朝廟告朔而不即位豈實論哉若以國家擾亂不遑行禮邪則豈獨不得即位而已亦無暇朝廟告朔矣朝廟告朔亦何異于即位即位亦何異于朝廟告朔朝廟告朔同見百官豈獨朝廟告朔則暇行之即位見百官則不暇行之此殊不足信也且杜氏未曉傳文傳曰不書即位者固言仲尼不書也若云隱莊初不即位傳當但云公不即位攝也公不即位文姜出

故也不當云不書即位不稱即位也且杜氏注定無正月曰公未即位也此言公即位則得書正月公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也若公即位則得書正月未即位則不得書正月則隱公等初年不即位何故反書正月此自相伐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非也諸侯本不得妄盟盟亦何善哉乃處見貶何貴之有丘明未嘗受經見儀父稱字心固怪之又頗聞

仲尼立素王之法遂承其虛說不復推本道理直曰貴之云且是事也三傳皆曰貴儀父故字之唯公羊以春秋當新王故其說似有理者而亦終不可通至於左氏穀梁乃未有可貴之道也又曰公即位而求好于邾故爲蔑之盟然則繼好息民更是魯善也邾不當襃矣又是後與桓公盟亦稱儀父又何善邪

鄭伯克段于鄢左氏曰段出奔共不言出奔難之也非也若段得生奔他國則鄭伯有伐弟之惡無殺弟之惡

春秋但當云鄭伯伐段于鄢即解云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不言出奔難之也乃可爾何有改伐為克哉傳例又曰得儁曰克若太叔奔共是不得儁也何以書克邪此年十月傳曰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公孫滑為是段子父子宜相從今以傳數見段子不見段身也蓋段見殺之後其子出奔左氏所據注記誤云段身出奔爾又云如二君故曰克春秋二君相伐多矣皆曰伐不曰克不知何據而以為二君言克邪傳曰不言

出奔難之也此語無乃非左氏之例而自疚病乎如此是春秋之作刪除者多矣左氏何獨解此一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遂默不言而皆以爲史闕文從赴告因舊史不赴告乎且此事也如左氏之說史策乃本有段出奔共而仲尼除之者也則鄭伯公子五爭晉文公不言出入之類亦爲仲尼有所避匿而揞之矣何不一一解之曰爲此不書乎爲此不書乎若彼不書者爲史策所無也安知此共叔出奔非史策所無者而必云仲尼

除之乎觀此一節似左氏亦以春秋爲據百二十國寶書作者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非也莊公旣自悔其與母誓矣考叔已聞其心若此矣考叔當明言于君曰君之誓母不孝也鬼神所惡也雖有醜誓鬼神弗聽也君不如迎母反之此所謂遷善徙義君子之道鬼神所福也彼莊公聞若言必欣然不辭何者彼悔誓其母又恥自發之左右莫能導其君者故至于此使考叔能爲此言莊公

何遽不從而晻昧致誂荀公不怪其舍肉事未可知也又闕地作隧自云黃泉上之不足誑鬼下之不足誣人內之不足欺心而徒教其君恥過作非此孟子所謂又從而爲之辭者也何謂純孝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非也此以宰爲宰周公之宰咺爲天子大夫之名怪其以名配宰妄云子氏未薨欲以就其貶咺之說耳按惠公以仲子爲夫人以桓公爲太子事相發也今

天王歸賵史記其事應曰惠公及夫人子氏之賵何故但言仲子不稱夫人乎杜云婦人無謚故以字配氏審如杜說天王則生賵人之母魯之羣臣亦生謚君夫人也且周德雖衰不應生歸人賵覵惠公仲子與僖公成風何異而皆以謂兩人此不知妾母繫子之義而虛說不信也

公子益師卒左氏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非也公孫敖叔孫婼公孫嬰齊皆爲公預小斂乎何以得書日大

凡春秋所據者史也史之所記非聖人也有日不日有月不月其事可以考核其日月不可必知也假令益師卒時公實預小斂或史誤不書日或年久闕脱仲尼寧得虛增甲子乎若魯國史官世世皆賢人皆知仲尼將修春秋以日月之例見君臣厚薄故每記卿大夫之卒謹守此法則可矣若人自爲意家自爲法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皆由此也安可於數百歲之後信其此文以襃貶人君乎爲左氏者旣自云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不必改也今大夫卒或日或不日亦詳略之一端矣何以必其皆詳邪學者當如何解此吾欲聞之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杜氏曰無駭未賜族故不書氏八年傳曰無駭卒羽父請氏皆非也公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乃常禮也若此無駭者繼公孫者也則其賜氏久矣豈及其死而未賜氏乎如其公孫也則公孫乃其氏矣又何賜乎若以謂公子公孫亦必賜然後稱也是不達于禮矣夫禮所以賜

氏者非以爲榮也乃以爲公孫之子其族無稱也其族無稱故請之于君賜之氏而後稱之也則族者固公子公孫之類也公子公孫不待賜而稱之也以親屬爲氏也公孫之子必待賜而立氏者公孫不敢以親屬爲氏也所謂繼大宗者也柰何以公子公孫爲賜族哉然則無駭之不氏非以其未賜族也

紀裂繻來逆女杜氏曰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非也如此苟一史足

爲春秋何待仲尼哉且婚禮不稱主人公羊説耳吾於公羊既言之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傳曰魯故也杜氏曰莒魯有怨紀侯既昬于魯使大夫和解之故子帛爲魯結好也比之內大夫序於莒子之上又稱字以嘉之非也若紀侯使子帛平二國之怨則善在紀侯不在子帛子帛不當攘君善也又云比之內大夫若比之內大夫當曰紀子帛及莒子盟不當去及也

夫人子氏薨左氏曰桓母也審如此桓未君其母稱夫人是仲子稱夫人久矣桓公爲太子必矣杜氏何以云隱當嗣立追成父志以立桓邪此明杜氏誤解傳傳又誤解經也何以實之如杜之說則隱公誠讓國於桓如傳之說則隱公爲攝桓之國推此二者俱非是然杜氏近之然桓母亦非夫人也

三年庚戌天王崩左氏曰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杜云欲諸侯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

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徵臣子之過也非也王實以壬戌崩而赴以庚戌崩則天下皆謂真以庚戌崩也此史自當書庚戌聖人雖欲遷正亦不可得豈故傳其偽者乎且於春秋何以見平王非庚戌崩乎

君氏卒左氏曰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皆非也妾母不得稱夫人自常禮也假令實爲聲子雖不稱夫人猶應比定十五年姒氏卒及葬姒氏之例書之何忽稱君氏又

不葬乎又曰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春秋以昭公娶吳故諱其姓謂之孟子則諱姓者避同姓也今聲子非魯同姓諱姓無義也杜氏云不書姓避正夫人亦非也若書子氏卒非正夫人亦明矣又何避乎又曰隱見爲君故特書於經曰君氏亦非也哀公未即位姒氏卒猶得書隱公見爲君子氏卒無不得書書之何謂特書乎且所謂君氏者又不足以效其爲君母也若曰君母氏乃可矣直云君氏未可謂之君母

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傳不解武氏子但云王未葬似傳本但說爾時王未葬故求賻也若强通之可益云求賻非禮也至於稱武氏子聖人之意甚微而左氏不言此明左氏未嘗受經於仲尼而自以己意作傳者杜氏之注是取公羊義牽合此傳爲傳飾其短闕耳

傳曰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按春秋乃惡相伐者況伐人喪乎伐人喪尚惡之況伐天子乎今

不獨伐天子又伐其喪也則春秋何以無貶鄭文邪左丘明魯之太史也鄭氏事若不赴告魯左丘明無由知之苟赴告魯則必書於策苟書於策則春秋必當有之今春秋無此是不書於策也不書於策則丘明何從見此邪非傳聞道聽者乎學者莫如信春秋則外物不能惑矣春秋云甲傳云乙傳雖可信勿信也孰信哉信春秋而已矣

又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非也王欲

分政虢公何以不可而鄭伯怨王此鄭之過一王以子狐質鄭鄭當辭曰君臣無質而遂以子忽質周比周於諸侯此鄭之罪二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實未畀也鄭當送往事居以待天命而遂伐王之喪此鄭之罪三鄭有三罪不患無辭貶之而君子但惡信不由中使周與鄭儕此為縱鄭之惡急周之信孟子所謂人紾其兄之臂教之徐徐云爾者也

又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非也宣公

知人之狀何如哉知其必反國於巳子邪則是挾詐而讓也知其賢足以任國爲君邪則穆公竟不能止後嗣之亂若但以穆公今能反國因曰知人則堯讓舜舜不讓丹朱舜讓禹禹不讓商均堯舜反爲不知人也且吾論之自古讓者多安者少宋穆公讓曾隱公讓吳三王讓燕子噲讓後皆大亂宋襄公欲讓目夷目夷不聽鄭穆公欲讓去疾去疾不聽楚昭王欲讓公子閭公子閭不聽後皆無亂使此三子從而利之亦皆亂矣然彼三

子又非惡爲君也讓不得聖人不止非聖人亦不可蒙讓于人也故堯讓舜舜讓禹太伯讓文王而天下國家安之彼所謂知人也若旦得讓名暮有讓禍此乃讓非其人不知人之甚者何謂知人哉

又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用兵公弗禁石碏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石碏之意則是石碏之言則非使君聽石碏而立州吁又當大亂亂之作是石碏敎之也石碏何義以免此責乎則不

若謂君曰先王有禮長幼有序君必黜州吁以杜亂君之愛州吁乃可謂愛矣君聽州吁好兵以陵太子百歲之後州吁必爲亂國人必討之君雖欲全之不可得矣君之愛州吁乃害之也如此則可然左氏亦不須此四句自足爲義無用述之以誤後世也

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按州吁公子也不書公子杜作釋例以謂從赴辭也非也左氏稱族舍族亦自有義豈得但云從赴哉此明仲尼作春秋雖據舊史其稱族舍

族皆出于聖人之手左氏本不受經故略自以已意推之如暈溺崔氏之比則因著爲説如州吁之類不稱族者不知何故則闕而弗論而杜氏則以爲苟從赴而已如實從赴傳所云暈溺皆虚辭也如皆有義不得云從赴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杜氏云二國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遇故曰遇也非也如二國各簡其禮此端爲會也非遇也遇者正謂相逢耳若遇爲會見之名故當如會例書

云公遇宋公于清不得云及宋公遇也且遇者相遇無疑矣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彼豈各簡其禮者邪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氏曰羽父請師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非也翬溺爲貶無駭爲未賜族皆怪春秋有書氏不書氏之意而不得其說因以已意推言之爾如傳無說則翬溺可以無駭言之無駭可以翬溺言之如此則春秋不足獨任將反求決是非于傳也且翬之固請有異於元年公子豫

之遂行乎豫不書於經翬書而不氏賞罰頗矣何以為

春秋

衛人殺州吁于濮杜氏云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今按成十六年傳曰先君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杜據此文是以每云諸簒弑之人已嘗會諸侯則無咎矣不亦甚哉若世太平也敎化未壞天下必無弑君親者及王道既衰諸侯力征而臣弑君子弑父列國擅盟會於此之際會豈難致哉楚貪一裘一馬囚兩國君

鄭以鞶鑑王爵怨王而叛之彼固無忌憚也若弑逆之人入褒馬以市楚分王爵以賂鄭推楚鄭之意將欣然願會此豈王法哉以此說經恐倍於經以此解傳恐違于傳何以知之邪傳曰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然則列于諸侯之會未可也

五年考仲子之宫杜氏云仲子桓母也惠公欲以爲夫人而諸侯無二嫡故隱公成父之志别立宫也非也若仲子實桓母又非夫人則不當立别宫春秋應與立煬

宫武宫等書立宫以見譏不當委避云考宫也春秋所貴者禮而已矣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令惠公無令隱公遂爲成之此去孝逺矣春秋何以反不譏邪且誠若傳所言仲子爲桓之母桓母夫人也其薨亦稱夫人矣今何故不曰考夫人仲子宫邪

初獻六羽左氏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注云先時僭用八佾故今復古非也左氏云王命諸侯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若五等之君均於六佾無乃同之乎推傳此言是衆父之言誤傳因具記之見失禮耳非美之也何以明之經言初獻者乃譏始僭也猶初稅畝矣若非始僭者經不言初也又杜氏云是後季氏舞八佾則知唯仲子廟用六佾若如所言經又不當言初言初者是魯有國已來至今始作此事爾不然一切復古皆用六佾猶可言初也若但據一廟又非創始不可謂初也蓋魯隱以前未嘗舞六佾於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

當下羣公疑於所舞故問衆仲也衆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致使魯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此後所以又僭八佾也且吾論衆仲之誤無疑矣仲云士二佾所謂士者特牲少牢皆士禮也無用樂舞之儀安得二佾而施之乎周禮舞師之職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小祭祀者王服玄冕之祭也王服玄冕不興舞矣士服玄冕反舞之乎且玄冕又非士所當服者計衆仲之博學親師未如

宰我之於仲尼史佚之於周公也宰我對社仲尼非之
史佚葬殤周公非之衆仲之誤魯使僭無疑也以謂不
然則春秋書之意不可解今欲成杜氏說邪欲從春秋
邪必有春秋必無杜氏必有杜氏必無春秋
六年鄭人來渝平左氏曰更成也杜氏曰渝變也若如
左氏杜氏之說經但當云及鄭平或云暨鄭平或云鄭
人來平或云鄭人請平則足矣不得言渝渝以變爲義
則是變其舊平非新爲平也明此渝平當云輸平二傳

亦云輸平蓋是字誤

冬宋人取長葛左氏作秋杜氏云秋取冬來告也非也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而書至其日月猶當依先後次序假令宋鄭同用二月出師宋則即時來告鄭則逾時來告所告雖遲其告之言猶曰二月也國史豈得但據告時編之於夏乎必若所云豈唯大泯亂事實哉亦顛倒天時矣然左傳日月與經不同者多或丘明作書雜取當時諸侯史策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錯雜文

舛往往而迷故經所云冬傳謂之秋也

傳云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此虛語也若其有之經無緣不書也杜氏以謂稱京師告饑則非王命故不書非也告饑雖不書歸粟猶應書也必以謂非虛語者則是雖來告糴而魯不肯歸粟且以請糴于諸侯紿周故春秋諱之也不然無緣不書也若曰稱京師則非王命彼傳云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者指誰言之哉

春秋權衡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權衡卷二

宋 劉敞 撰

七年叔姬歸于紀杜氏云伯姬之娣待年者也非也春秋不言内女爲媵於諸侯者以媵卑不足言也叔姬何以得書邪茍云史之記事有詳有略又何以爲春秋

滕侯卒左氏云不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嘗同盟者卒未必皆名未嘗同盟者卒未必皆不名而左氏又云赴以名則書之不然則否若實從例則不當從赴若實從赴

則無用設例今進不必從赴退不必從例徒用是紛紛也且吾論同盟諸侯卒不必書名何者欲以名别同盟邪則同盟已見于經不必書名乃知之也然必欲謂同盟乃書名者似見春秋諸侯盟會多欲因此推言之爾禮云諸侯不生名生名不可死名乃常也唯天子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赴于諸侯無不名其不名是有僭君之心非謂不同盟故略之也大凡天下有道王巡狩四岳則四方諸侯各隨其方伯州牧朝於天子以聽

天子黜陟故一方諸侯共事方伯一州諸侯共事州牧死則相哀患則相䘏朝聘通焉赴告及焉茍異方殊州生不共事患不同憂則朝聘不相通赴告不相及左氏所云同盟則赴以名蓋緣此也言同盟赴以名非也同盟則相赴是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氏云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非也若謂鳴鐘鼓則得云伐茍戎不鳴鐘鼓則可云戎侵凡伯乎侵伐雖以鐘鼓為辨要當施之國邑非施

之一夫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杜氏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非也苟取不氏者以未賜族說之耳人誰知之暈溺則以爲貶柔挾則以爲未賜族僑如及遂則以爲尊夫人宋督宋萬之比則以爲從赴人豈能知之乎

我入祊杜氏云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非也經云入祊者旣入之矣又何未肯受而有之乎若魯未肯受祊經書其入是仲尼誣君之惡也原

杜氏之意蓋見桓元年傳云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此自傳誤隱公時鄭人歸祊者鄭自欲與隱公也桓元年以璧假許田者桓公以許田與鄭眞易璧玉也傳乃并而言之謂鄭人以祊易許而不顧隱八年已有我入祊之文且許田者魯本受封之地詩云居常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秦築臺于薛豈眞近秦近薛哉傳見許國近鄭不悟魯是地名許田因謂鄭欲得近許之田故以祊易許混合兩事并

爲一說而杜氏遂倍經信傳扶成其僞可謂有功于左氏矣未可謂知經也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氏云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今按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然則傳例以卑不會尊杜意反謂卑可以會尊也公侯之卿不可當公侯子男之微者而當公侯乎且卿不會公侯非爲嫌也爲其不敵也卿可以會伯子男非爲不嫌也爲其足相

敵也若以微故不嫌敵者卿不嫌于公侯而嫌于伯子男不可會伯子男可會公侯也

無駭卒傳曰羽父請族公命爲展氏杜云無駭公子展之孫非也若無駭眞公孫之子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其死而賜氏乎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曾非言其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也羽父請族者爲無駭之子請族也子展稱公子無駭稱公孫無駭之子未有稱也此其所以請之也若必公孫之

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爲終身無所氏也故曰不明於禮矣

九年大雨震電傳曰大雨霖以震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氏云此傳解經書霖而經無霖字經誤也非也經有電無霖傳有霖無電傳不解經經反誤哉然丘明不宜革電爲霖蓋其所據簡策錯誤不能決之於經直因循舊記而已杜氏遂專謂經誤黨於左氏至如此不已惑乎且左氏之言未必可信也三日之雨豈非常者乎

此固經所未嘗書者若以雨三日已往而必書之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三日雨者一而已是豈足信也庚辰大雨雪左氏云平地尺爲大雪亦非也按左氏諸言凡者皆史書之舊章然則此大雨霖大雨雪亦皆舊章常例所必書者也則春秋固應書此二者宜甚多矣何以言之三日雨平地尺雪皆非可怪者也曷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此而一哉用此推之左氏凡例亦不必皆史書之舊也乃丘明推已意以解經爲凡爾其合

於道者則周公之典又仲尼所取也其考之不合於經如此類者則其臆議而復斷之加凡於其首云爾非周公之典仲尼本意也

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絶宋使推驗此文及其前後知宋之怨公不獨以不救入郛也何者宋魯相睦而同怨鄭鄭伯伐宋宋人請救而使者失辭故公不肯救宋明年則鄭人來輸平此必鄭伯知公與宋有隙也

鄭雖輸平公亦未許又因為宋伐邾則未知公欲結宋
邪欲市於鄭也而宋尚銜之故明年鄭遂致其祊田公
因受之許其為平自然宋人怨公與鄭和而不告命也
宋之怨公不以入郛明矣其端自入郛起則誠有之然
此傳事爾吾聊明之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氏云癸丑盟於鄧為師
期按經無盟鄧之文杜氏以謂告會不告盟非也國史
所記皆時君政事政事既行則皆書之豈待告廟乃書

哉唯公行而還告廟則致不告廟則不致此乃君有境外之事歸當告致也不謂政事大小一一告廟也公盟則書盟會則書會豈在告廟乃書予明此本無盟鄧之事左氏所得記注横生此語而杜氏飾說之又據其癸丑謂經書二月誤傳書正月真皆倍經任傳不可信者也

翬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杜氏云翬不待公命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非也按元年公子豫亦不待

公命帥師而出彼則都不書姓名此但去氏而已輕重頗矣非春秋意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左氏曰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此皆不實也經無會老桃之事又但書云敗宋師取郜取防曾不言鄭伯居間者豈得如傳言哉且如傳言春秋爲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及移之其君也爲人臣子固如此邪傳又曰君子謂鄭莊公可謂正

矣不貪其土以勞王爵亦非也鄭雖以王命討宋得其土地當歸之王鄭何得專而有之專而裂之邪專而有之專而裂之不臣甚矣反謂之正乎周之末世人尤不知義哉其以此類爲正也此丘明不學於仲尼之蔽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左氏曰取三師焉非也三國之師衆矣鄭何以能悉取之邪且三國伐戴爾不入戴也鄭伯圍戴爾何以能取三師邪假令三國已擊戴居之鄭來圍戴則三國亦各自去戴非其社稷所

寄也何爲共守此地邪是不足信然爲此說者蓋讀春秋而不曉其趣乃飾而說之耳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左氏曰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乃長滕侯皆非禮也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魯尚不敢同日而與之盟豈有南面之君來朝而令同日並見邪異姓爲後固應謂朝天子時耳魯不當旅見二君又不當引天子自況

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君子曰

鄭莊公於是乎有禮非也許若有罪鄭已破其國即當請王而立君許若無罪鄭固不當妄破其國妄逐其君今許罪不可知而專爲威福政不由王而制於已私其邊圉之固皆大罪也何謂知禮乎

傳曰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按謂之公子則非太子也因此觀之知左氏之意謂惠公不以隱爲太子而以桓爲太子隱攝桓位也而杜氏謂隱公追成父志以國讓桓蓋非左氏之意矣然其非左氏之意

乃實春秋意也

公薨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弑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寫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邪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意

桓公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曰爲周公祊故也非也祊自祊田許自許田以祊易許改云以璧易許乃是爲鄭

伯諱不為魯公諱也且入祊久矣經有明文何故至此
乃卒易祊田乎若實以祊易許則隱八年我入祊為春
秋增誣其君若實以祊易許強諱云璧假是又春秋諱
鄭不諱魯實說祊者鄭所以平怨於魯也許者鄭見桓
篡位利得其地以璧易之桓既不肖貪嗜寶貨又逼初
立欲得鄭歡故聽其易也許則詩所謂居常與許蓋周
公受封之地非謂近許也傳本誤謂許田者近許之田
又見鄭許鄰國數相侵伐疑鄭欲求近許之田又見鄭

前入祊遂牽引傳致成此說爾不然無爲倍經害義也
故學者莫若信經莫若信義

秋大水左氏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非也水之爲害何必平原出之乎連雨不解禾稼不成所在汎濫亦大水也江河逆溢壞民廬舍亦大水也山岳崩圻泉源發洩往往爲害亦大水也至於平原出水蓋最鮮爾限此爲凡亦非周公仲尼之意也

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杜氏云孔父稱

名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君故貶之非也仇牧荀息皆稱名春秋雖以字爲褒然已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所謂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用杜氏之意者乃當名君字大夫顛倒人倫乎其不通經則亦已矣又誣彼三人以爲有罪不亦𢮦惑甚乎

會于稷以成宋亂杜氏云成平也非也春秋有輸平又有曁齊平又有公及齊侯平莒及郯皆直稱平若春秋

欲諱受賂之惡言其平宋亂乃是矣今不曰平而曰成此豈平之謂乎且按傳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此則傳以受賂立華氏解經之成宋亂也豈不明哉

杞侯來朝左氏曰杞侯不敬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非也按公羊經紀侯來朝竊以謂當作紀不當作杞春秋雖亂世至於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氏誤紀爲杞遂生不敬之說

三年春正月杜氏云不書王者時王不頒歷非也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傳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謂日官推歷不得其正耳非謂不班歷也何為其年亦不書王乎若謂官失之者即不班歷矣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亦不書朔者亦當不書王而反書王何哉故以桓十七年為不班歷則與莊十八年不合且傳云官失之者是實班歷而有失耳非不班歷明矣由是觀之不書王者不為歷也

齊侯衞侯胥命于蒲左氏曰不盟也非也兩君相聚必有故矣雖復不盟猶應以會書之何忽謂之胥命乎且胥命善乎不善乎若善也不見所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善也若不善也不見所不善兩君相聚而不盟何不善也然則胥命者固常會也何足異而書之哉

公子翬如齊逆女左氏曰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非也春秋非脩先君之好而稱公子者多矣何必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哉若脩先君之好乃稱公子者翬帥師適

其宜矣無謂疾之去氏也

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左氏曰父在故名非也武氏子來求賻言世武氏也仍叔之子來聘言幼弱也褒貶不既明矣乎若糾擅攝父位自取冡宰者其貶猶應甚彼不得但以父在名之而已捨大責小非春秋也又宰咺歸賵小惡爾左氏以謂宰官咺名也以名配宰貶之甚者矣今糾乃自攝父位不待王命王官之宰其任豈小哉春秋貶之反輕於咺何邪杜氏曰渠氏伯糾名

此亦非也渠伯爵也糾名也凡說經者宜以逆順深淺爲義得其義是得聖人之意得聖人之意者雖有餘說勿聽可也不得其意則牽於衆說牽於衆說而逆順深淺失義之中是有功于衆說而非求合於聖人也故吾求合於聖人而不敢曲隨於衆說聖人之意可求也求在義而已矣

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氏云陳亂再赴非也陸淳論之矣

傳曰祝聃射王中肩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杜氏云傳言鄭志在苟免王討之非此言不可以訓於世奈之何其以解經哉且是使亂臣賊子喜也何謂懼乎大雩傳曰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爾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爲旱發非爲過時發也且此下書螽螽之爲物常因旱而生則其雩非失時者自爲旱故也又曰啓蟄而郊亦非也魯郊以周正周郊以夏正不專啓蟄而已

六年實來左氏云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非也州公如曹如知其國有難必不如曹矣假令度其國危而遂不復方其來朝猶是州公爾何得不言乎盛伯來奔實太子也徒君以諸侯逆之遂以盛伯書此親左氏義豈嘗顧盛太子不復其國奪其伯爵哉則州公既行朝禮矣何以獨不書朝夫公之與州公亢朝禮猶與盛太子亢諸侯禮也盛太子以公故故書盛伯州公豈不得以公故故書朝邪且盛伯不復其國州公亦不復

其國其不復其國也均而一與一奪焉可以信左氏之說非也

大閱左氏曰簡車乗也杜云蓋以備鄭此以鄭事相接續爲説爾非必然也

蔡人殺陳佗杜氏云佗立逾年不稱爵者未會諸侯非也雖會諸侯庸得不討其篡乎吾已語於州吁之事矣

七年焚咸丘杜氏曰以火田也非也禮有火田豈得譏其盡物哉又文稱焚咸丘咸丘乃邑也邑非田則不得

但謂火田也即實以火田春秋譏之者當如狩于郎狩于郜蒐于紅之例加于以繩之矣今乃云焚咸丘此其意豈譏火田而已者乎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曰名賤之也杜氏云僻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非也穀伯爵鄧侯爵侯伯之爵豈小哉且上杞侯來朝雖不敬猶不書名計杞之國又非大於鄧穀也彼何故不名且先王制禮不敢遺小國之臣豈嘗惡其僻陋而賤之哉此非春秋之意

也又經書夏朝傳云春朝此傳所據者以夏正記事也杜云以春來夏乃行朝禮爲之蔽短非實矣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非也若其得禮文何以無天王使祭公乎先儒論天子親迎多矣或以謂王者無敵不當親迎或以謂在洽之陽造舟于渭即親迎之事然以禮言之王者不親迎非也謂造舟親迎此文王事紂時制不可通於天子矣然則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而天子之卿逆之父母之國

諸侯送之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也凡諸侯來朝天子猶駕而逆焉況於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哉其親迎不疑矣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杜氏云書字者伸父母之尊二傳亦然皆非也紀季姜歸于京師爾何忽伸父母之尊乎彼齊侯送姜氏于讙則可言曰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當是時齊侯親送之故必去夫人以伸父母之尊今此紀侯不親送女無故伸父母之尊義不相符也

又三家所以云云者見其不稱氏而稱字耳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但言姜氏歸于京師則似別一姜氏故須冠紀以別之既冠紀以別之不得復云紀姜氏也婦人以字配氏乃其常例譬猶伯姬叔姬矣然齊侯送姜氏不言孟姜者孟姜即魯之夫人魯之臣子所不敢字也魯於季姜亦臣子耳何故字之魯雖臣子猶諸侯也有不純臣之義魯又主婚文復不可言紀姜氏故得書紀季姜也此聖人作經隨所深淺各盡其義而不相亂

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氏曰賓之以上卿禮也然則傳言魯之得禮非言曹也杜云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以皮帛繼子男此周禮文也然則杜以曹世子為得禮矣非也周禮稱繼子男者諸侯朝天子有時不得後其期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而往其位繼子男之後而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相朝本無時曹伯雖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是欲使其

子亢諸侯之禮審也何可謂之禮

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氏曰我有辭也鄭人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非也經云衛侯傳云衛師自不同矣又主爲此戰者鄭人也鄭當先序以見其罪何故反推齊爲先乎雖欲明魯不失周班不虞反匿鄭人之惡也且魯之以周班後鄭乃在數年之前今此三國固顛倒班次而來矣順其事以書之足以見鄭人首惡不言侵伐而言來戰

足以明魯人有辭而反蔽匿鄭志非褒貶之旨也且鄭忽救齊之時經無魯人往齊者又明其妄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杜氏云不稱行人罪之也非也傳云誘祭仲而執之此乃非行人假令仲無罪猶不書行人也何足以效其褒貶哉

突歸于鄭杜氏云為宋所納故曰歸非也自祭仲君之爾若宋納之何不言納乎又曰不稱公子從告也亦非也諸侯之子未為大夫自不稱公子也稱公子皆已為

大夫貴者也又曰文連祭仲故不言鄭亦非也此下有鄭忽出奔衛文亦與祭仲相連何故獨言鄭乎鄭忽出奔衛杜氏云莊公既葬不稱爵者鄭人賤之以名赴非也諸侯在喪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又一年不二君故逾年改元此通制耳豈有既葬稱爵者乎杜氏見春秋亂世諸侯既葬稱爵者多意以謂禮當若此矣獨不顧一年不二君逾年改元之義乎且苟以春秋諸侯既葬稱爵爲非失禮者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亦常常

有之寧復可信其爲禮哉又曰鄭人賤忽以名赴亦非也春秋之襃貶仲尼蓋自謂丘有罪焉豈專從赴而已假令實賢而不令之臣汚毁其君以赴諸侯春秋固亦從之邪且以義觀之忽正突不正而突篡忽二者孰爲可賤乎何以顛倒若此哉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左氏曰宋無信也杜氏云尤其無信故以獨戰爲文非也且上三國伐魯魯有辭故三國以獨戰爲文今尤宋無信反使魯以獨戰

爲文何哉向令不以獨戰爲文者可云及鄭師及宋人戰于宋乎又可云及鄭師伐宋宋人及我師戰乎要是魯鄭伐宋戰于其國宋人不出主名故文須先言伐後言戰耳此與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相類也所縁之端内外異故故如此爾豈苟欲尤宋哉且凡春秋盟會未嘗不惡也又非獨於此尤宋無信而已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

故以紀魯及齊與宋戰不書所戰後也杜氏云公後其地期而及其戰非也若宋鄭相怨鄭為此戰者鄭當序紀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顛倒之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没會地而舉戰地今何故反没戰地乎以例理推之前年我師及鄭人伐宋戰于宋地故宋人今歲來報怨也宋雖報怨齊實主之故齊序上也戰于宋時在其城下可得言戰于宋今亦戰于城下不可得言戰于魯故不舉地也豈鄭以紀魯戰者乎豈有魯

不及其會地者乎左氏又曰鄭人來偷好按魯鄭同好
未嘗有隙何故忽偷之是見明年會于曹因說此爾
十四年乙亥嘗左氏曰書不害也非也記災而書其不
害何益於教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爲災者於例當
不書何故自書於上又自解釋於下乎苟令御廩災在
乙亥之後當不復見其不害矣
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杜氏曰稱世子者逆以太
子之禮非也忽出奔時非君也又不言世子則讀春秋

者未知忽之爲正歟突之爲正歟然而突稱鄭伯矣突之稱鄭伯非正也謂忽世子者所以見正也豈以其用太子之禮逆忽哉鄭人雖以太子之禮逆忽及忽之至豈不君忽乎其赴於諸侯故當謂忽歸爲君也豈曰忽歸爲太子也春秋欲貶忽者寧在其以太子之禮逆忽乎蓋不知而言之

郲人牟人葛人來朝杜氏云皆附庸世子也非也世子不當攝君朝凡春秋所書世子朝皆貶也應不没其名

十六年伐鄭按傳例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此稱公會則不與謀者也而正月會于曹傳云謀伐鄭乃是與謀與謀而稱會何邪杜云魯諱納不正非也本說與謀與不與謀之例者欲以微文見褒貶也所謂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者也而又反易事實以會為及以及為會則奚知本不設會及例邪春秋王法也非茍徇人之情而已如魯人自知其罪而諱避不言此固春秋所當正也何故縁其不肖之意與之比周掩匿邪

且魯人唯不知義故伐鄭豈復稍避與謀之名哉伐鄭故不恥也與謀何足恥乎
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按隱元年傳曰嘉之也彼時嘉之似云隱公初即位繼好息民耳今與桓公盟則亦何嘉若諸侯盟會每輒見褒是春秋不譏盟也何為獨儀父受褒他國未嘗受褒乎明此不知春秋之意謬說之耳且鄧穀皆大國身自朝魯反以為僻陋名而賤之邾附庸也亢魯而盟盟輒見褒何春秋之難曉若此

蔡季自陳歸于蔡左氏曰蔡人嘉之也按此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矣蔡人逆之於左氏例當言入不當言歸何故言歸乎

葬蔡桓侯杜氏云稱侯蓋謬誤豈非不知而作者邪讀聖人所為書已所不曉因以為謬矣茍非不知而作何以及此

春秋權衡卷二

春秋權衡卷三

宋　劉敞　撰

莊公

元年正月左氏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非也此年三月文姜始遜於齊此時未出何故不即位原傳此意當為文姜與桓俱行未有至文故云出耳不知夫人行不以正者至皆不書也且文姜弑君自絶於魯莊公何故不忍即位乎莊公不忍即位文姜感之而還則莊公已

忘文姜弑其父矣何以文姜又遜於齊乎實説桓公薨于齊禍起於文姜而成於齊侯而死於彭生魯人知彭生之殺公而不知齊侯之怒公故於赴齊曰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魯人則以謂怨已報矣久之事泄乃始責讓文姜文姜用是遜于齊也若桓公之喪獨歸文姜不隨則魯人固以知文姜之殺其君何有獨請於齊誅彭生而已又何能遷延明年三月乃始責文姜而出之

夫人孫于齊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杜氏云姜氏齊姓於文姜之義宜與齊絶而復奔齊故於其奔去姜氏以示義非也尋左氏之意似云魯絶文姜不以為親乃中禮尋杜氏之意則云文姜絶齊不以為親乃中禮杜氏非也夫文姜親弑其君今事覺出走假令不奔齊猶不足以自贖春秋豈為此示法哉今復有一文姜通其凡弟謀殺其夫而出奔異國者寧可為禮邪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即位欲一見之

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迎而致也為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孔子論其詩而著之以為宋姬不為不慈襄公不為不孝況文姜之罪大絶不為親何嫌於義哉

單伯送王姬杜氏云命魯為主故單伯不稱使也非也若命魯為主單伯稱使以見王命之來乃宜矣不稱使非義也又十四年經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單伯則為魯人明也猶曰叔孫豹會晉

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為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
鄄不得屬會於單伯也屬會於單伯單伯非周人審矣
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云為外禮也非也為讎主婚而
不知辭乃以築外自誣曰我庶幾得禮哉是何足以言
禮也按公羊以為主王婚者必改築則館為王姬之舍
矣而據杜氏之説則館為親迎之所二者雖所見不同
竊以謂如公羊之説是何者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
公子之舍則已卑其道必為之改築此理之必然者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云褒稱其德也非也若實然者王何以去天乎

王姬歸于齊杜云不書逆公不與接非也若不與接則向者何得云慮其親迎築館於外乎築館於外本慮其親迎故避廟中相接耳非都不與接也如實都不與接則慮其親迎築館於外之說為虛如慮其親迎築館於外之說為實則公不與接之說為謬

三年溺會齊侯伐衛左氏云疾之也杜云疾其專命非

也若專命者固應如公子豫之例不書于經矣公子豫何以都不書溺何以書名而去氏賞罰不可知誰能通之哉柔會宋公非專命也俠卒非專命也又何以不氏邪如本自當不氏何以獨謂溺專命邪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杜氏曰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非也紀國未滅紀侯去之勢不得言滅非為季也又曰不見迫逐故不言奔亦非也若不見迫逐何故去乎所以去者正為齊所迫耳又曰大去者不返之辭亦

非也大去即奔耳義有所詭故曰大去非大去之外別有奔也

齊侯葬紀伯姬杜云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以紀國夫人禮葬之如杜此說謂春秋褒齊得禮也非也逐人之君葬其夫人此正春秋所貶者何謂以崇厚義固若此乎凡葬者臣子之事也稱齊侯葬伯姬其貶已見矣

五年郳犂來來朝左氏曰名未王命也若然則未王命

者當名何以儀父不名乎若曰儀父與公盟繼好息民故字以貴之則來朝者豈不欲繼好息民乎獨不貴之何哉豈謂朝者不如盟者乎且禮諸侯有朝禮無盟禮則朝宜受襃過於盟今反不及盟乎

六年衛侯朔入于衛杜云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者朔懼失衆心以國逆告也非也當是時公親納朔朔之入國公所親也假令衛不來告史猶自書之也何待衛告哉且衛人惡朔而諸侯强納之其赴於諸侯固當從諸

侯納之之例以歸為文明此諸侯之力也何敢忘諸侯之力而以國逆誣諸侯哉且令朔懼失衆心故改歸為入者徒足以罔諸侯耳何足以結衆心乎衆心之得失不在於改歸為入也設令以入赴諸侯而能使衆心安之猶有可諉令雖以入赴諸侯實無預於得衆心也衛又何為忘諸侯納已之恵改歸為入乎用此言之歸不主於諸侯入不主於國逆故使其說錯亂而不可訓曉者也

傳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衛春秋貴之則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簒王所立朔則有罪今朔不見貶而黔牟顧先蒙惡豈春秋意哉又朔比衎黔牟比剽兩兩相似而左氏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絶衎賞罰無章莫此甚焉

七年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非也吾於穀梁既言之矣

無麥苗左氏曰不害嘉穀也非也大水無麥苗此聖人

為記災而書耳言其不害嘉穀何益於教乎且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為災不書今不害嘉穀是水不為災也水不為災不應書大水也大水矣無苗麥矣而猶謂不害嘉穀非也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非也凡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治兵非其時何以為禮乎且若中禮是則常事爾亦何足書乎又言於廟夫廟中嚴矣非

治兵之地也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焉習號令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大瀆乎又郎者魯邑師次于邑則其無廟明是為已次于郎又復入城治兵于廟者乎

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左氏曰齊無君也杜氏曰大夫非一故不稱名非也大夫雖衆固應名其貴者一人而已經曰及諸侯晉大夫盟豈晉國大夫皆在邪

齊小白入于齊八月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杜云

小白既定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未必然也夏伐齊納糾八月復戰耳何必一事乎又曰不言公敗諱之亦非也春秋記内戰惟此不諱敗當言不諱敗之由不當言諱敗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杜云公子為賊亂則書非也子糾豈賊亂者乎又曰書齊取殺者時史惡齊志在譎以求管仲亦非也此乃仲尼之意時史豈暇為之哉

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左氏曰戰于長勺曹劌請見云

云杜氏曰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非也傳本說皆陳曰戰未陳曰敗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矣是正也雖復鼓之有先後亦何謂之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傳所據者當時雜記妄出曹劌及戰事耳不足以為據

齊師宋師次于郎杜氏曰不言侵伐齊為兵主背蒧之盟義與長勺同長勺之傳曰齊師伐我杜氏曰不書侵伐齊背蒧之盟我有辭皆非也凡諸侯為盟不曰繼好

息民乎今春盟于蒍夏公伐齊秋與戰其背盟多矣且蒍之盟齊大夫之盟也長勺之師齊桓之師也公與齊桓怨讎已深責齊背盟非事之理也且謂我有辭則不書侵伐乎我無辭冝書侵伐矣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鄑魯有何辭而不書宋侵伐邪僖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傳曰虛丘之戍將歸者也將歸之戍非所得罪於魯魯無故背檉之盟要而敗之然亦無侵伐之文安知長勺之敗非偃之敗也長勺之敗不書侵伐謂有辭可也偃之

敗不書侵伐謂之有辭可乎今吾試謂長勺真偃也偃真長勺也有以辨之乎茍無以辨何得謂我有辭則不書侵伐乎

荆敗楚師于莘杜氏曰楚始通上國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非也楚來告命茍不言將帥當如何為告命之辭乎無告命則已若有告命勢不能無言將帥也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杜氏曰不書齊侯逆不見公非也

魯為王主婚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輒不見何謂主婚矣乃常事自不書者也

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杜氏云仇牧書名無善可褒非也吾於孔父既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杜氏曰齊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非也本單伯者魯之孫也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

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彼見春秋記外之盟會無分別主會之人者唯魯公及大夫會之則分別焉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大夫杜氏因為之飾說欲證單伯使必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觧經之體也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氏曰齊始霸也非也凡霸者則當主諸侯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齊上明年夏伐鄭宋亦序齊上齊之未主諸

侯明矣然則齊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國同盟于幽之時也自此始為諸侯主矣

十六年同盟于幽杜氏云言同者服異也按春秋書同盟者凡十餘或服異或未嘗服異大約相半若一以服異解之則不可通者多清丘斷道之類是矣此吾所不曉也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杜云不稱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執稱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執不可稱行人也

稱行人欲以明使與非使非以正有罪與無罪也鄭詹之不稱行人猶蔡仲之不稱行人也不得以行人為觧

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來侵魯必有兵衆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戎能傅羽翼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退魯無縁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恥於國諱之可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為常魯安得恥之而安得諱之郎之戰不

言侵伐以為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侵伐又以為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相反若此哉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杜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為是不得云本非魯

公意而失滕陳之好也以為非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為可令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翬溺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令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杜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決難以教後世矣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左氏曰殺其太子杜云

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皆非也陳若惡之自不以告諸侯矣且苟殺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則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此豈非教之所存文之所害而可示勸戒者邪其即用舊史何哉

及齊高傒盟于防杜氏曰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非也齊桓雖欲謙下諸侯寧將謂魯人曰吾請以貴大夫從子微者盟乎此理之不然者則實公盟也所謂卿不可會公侯故沒公爾齊

桓必不故遣其貴大夫從魯微者盟亦不請魯遣微者
與其貴大夫盟以邀謙巽之名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杜云祭叔為祭公來聘非也此乃
祭叔使人來聘耳祭叔無臣故不得言使人也若曰祭
叔為祭公來聘雖不言使而叔稱已尊非祭公所宜也

荆人來聘杜云不書荆子使某來聘者楚始通未成禮
非也若楚禮不備妨於聘爾稱荆子使某人者此魯國
史氏所當書也彼來使者豈其自稱荆子使某人乎

蕭叔朝公杜云叔者蕭君名非也邾蕭同是附庸邾與魯盟得褒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何哉且叔之為字可不疑矣專以名觧不亦泥乎凡春秋褒貶自有輕重聖人所以教後世賞罰也若盟而蒙加等之賞朝而無勞來之意則賞罰已亂於春秋何能教人

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云禮也非也若其當禮則常事爾法當不書書之是非常者也

丁丑夫人姜氏入杜氏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非也

即朝廟何以不書至自齊乎文姜初歸書至自齊此朝廟之文也哀姜歸寧而復書至自齊亦致廟之文也凡公行而書至皆告廟者也無有言入言入非告於廟之意矣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氏云嘉之故不名非也諸侯相聘常事耳亦何可嘉而不名乎蓋疑書女叔有若字者因為此說爾若使諸侯其卿大夫來聘輒受一褒春秋之中來聘魯者不可勝紀則何不一一褒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於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豈必正陽之月哉儻夏禮與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變之大者人君當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繆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廟朝而鼓于社又用牲耳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左氏曰非禮也原仲季

友之舊也杜云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故具見其事皆
非也季友則莊公母弟度其年不能三十餘未嘗去魯
何故得與陳國大夫有舊也且季友違禮逾國以葬其
故人事非公命應如公子豫不書于策不然則如叔孫
豹暈溺之類貶去其族令一無所貶何也且文稱公子
友如陳此常使文也季友為受命而行非自行也何以
得貶之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杜氏云實齊侯稱人者以賤

者告不地者史失之皆非也稱人則謂之從赴不地則謂之史失之如此無復有春秋矣何貴於仲尼之為春秋也天王狩于河陽獨非晉諱召王以王狩告乎故春秋之作正襃貶是非而已襃貶是非之不能正而以謂之從赴亦不足已

築郿左氏曰邑曰築都曰城非也築者作邑耳詩曰築室百堵百堵皆興鼛鼓弗勝不謂城邑也邑之與都相較無幾欲差邑與都而殊築城之名則國亦當殊京師

又當殊而自都以上通以城名之何邪

大無麥禾左氏曰饑杜云書于冬者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則未知魯何故饑邪水當曰水旱當曰旱蟲當曰螽數者不作無縁忽饑無饑而言大無麥禾此何故也以謂計食不足而後書之然則當云少麥禾不得云大無也夫不足者未盡之稱大無者已盡之稱仲尼豈於此錯亂之哉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左氏云不時也非也廐有壞爛及

民之閑暇新之是也何害于出入焉乎杜云欲焉未入前修之如此固當在夏末秋初百姓未去田畝時也又當勞民妨其農時反謂之宜哉

紀叔姬卒杜氏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非也叔姬魯女死當有服禮宜録之不以賢也又諸侯雖失國謂之寓公寓公自繫其國而稱之此紀叔姬則寓公之妻繫紀常事耳又何見其執節守義乎

三十二年子般卒杜云先君未葬故不稱爵非也未逾年則不成君不成君則不稱爵苟逾年矣先君雖未葬固當君之苟未逾年先君雖已葬猶非君也君則爵之非君則不爵之所謂一年不二君也然則以年為限不以先君葬為限

公子慶父如齊杜云慶父殺子般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

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出欲以求援春秋當微著其罪不當徇賊子之志書如齊也又魯既無君慶父託事而出非公命審矣以左氏例考之非公命應不書書之應去其族不得一無所貶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左氏曰不書即位亂也杜云國亂不得成禮皆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子般卒則閔公立至今

已三月亂亦定矣言亂不得成禮非也且必若云何以能朝廟乎朝廟豈非即位乎

季子來歸杜氏曰齊侯許納故曰歸非也向者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子齊侯許之然則本復季子者公也季子前有位于國以左氏例考之應曰復歸不應曰歸也若以齊侯許納故得言歸向使魯獨名季子不因齊侯者用左氏例當云季子來入乎入不可施於季子來歸亦不縁齊侯也以此知左氏之例未可用也

齊仲孫來杜氏云齊大夫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非也若仲孫無君命而來是私行也春秋豈宜賢之大夫而謀諸侯禮乎若以不稱齊侯使即自來者楚屈完豈亦因事私行者乎杜氏又謂仲孫者湫之字湫者仲孫之名不審湫者何氏乎春秋書人之字則不繫其氏乎邾儀父也原仲也蕭叔也蔡季也何以皆氏也

二年吉禘于莊公杜云時莊公别立廟非也此直就莊

公主耳即別立廟無緣不書

公薨杜氏曰實弒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稱公薨者皆時史之文仲尼因之也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為職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記宫中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弒君以示於朝仲尼謂之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國惡者董狐不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董狐明趙盾之罪

以示朝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崔杼弒其君太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國惡者齊太史為繆妄輕死干禮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為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謬妄輕死干禮之人守職之士也崔杼殺之虐也以崔杼殺齊太史為虐齊太史又非謬妄輕死干禮之人是史不當諱國惡也齊晉皆大國史官皆良士見稱于聖賢以不諱國惡為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

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舊文也
諱之史策舊文仲尼因之非也
甯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甯殖所謂諸侯之策則諸侯之
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秋絶不
言孫甯出君而云衛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復可謂史
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弑仲尼改云薨魯史實書
孫甯出君仲尼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之守而春

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謂諱國惡為史官之事是謂董狐非良史也古者非正直之臣亦不為史公子鰌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衛人命為史焉史之以直為職又可知矣

夫人姜氏孫于邾杜氏曰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非也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得一不為分別其內淫與外淫也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以文姜為內淫哀姜為外淫是亂內外之實矣昭公娶于吴諱

同姓謂之孟子匿其氏也以文姜淫其凡則不稱姜氏是春秋為齊襄公諱同姓也夫弑君之賊而援吴孟子之意諱其同姓而已何春秋不知類而儗人失其倫乎

春秋權衡卷三

春秋權衡卷四

宋 劉敞 撰

僖公

元年正月傳曰不稱公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弒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麤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行即位禮也即位與朝廟相較何如朝廟則得即位則不得皆非春秋本意妄釋之者也傳曰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杜氏曰掩惡

揚善義存君親皆當時臣子率意而隱故無淺深之準非也傳所云者似言仲尼作春秋改舊史有所不書之意也非當時史官以諱為禮也何以知之邪按御孫謂莊公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以御孫之說論之君之不法無所不書也既無所不書則是諱國惡者非史官之事春秋之意也為之臣子率意為君父諱非也臣之意莫不欲尊其君子之意莫不欲美其親如此國史為無有實事皆虛美也謂之史可乎故春秋一也

魯人記之則為史仲尼脩之則為經經出于史而史非經也史可以為經而經非史也譬如攻石取玉玉之產於石必也而石不可謂之玉披沙取金金之產於沙必也而沙不可謂之金魯國之史賢人之記沙之與石也春秋之法仲尼之筆金之與玉也金玉必待揀擇追琢而後見春秋亦待筆削改易而後成也謂春秋之文皆舊史所記無用仲尼者是謂金玉不待揀擇追琢而得非其類矣

獲莒挐左氏曰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挐與鄭詹二者何異哉何以必其非卿邪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若非卿又非主將徒一賤者亦何可嘉而春秋詭正法書之乎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氏曰不稱姜闕文非也春秋之義以一字為襃貶苟所不通者則謂之闕文春秋何文不闕也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亦闕文邪知不稱姜氏之為貶而不知稱姜氏之為貶此猶知二五而不知十

者也

二年城楚丘杜氏曰不言城衛未遷也非也傳云封衛于楚丘詩序云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然則先徙而後築城明矣且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星之中十月也夏之十月周十二月也今經書正月城楚丘傳曰不書所會後也然則衛人以十月築城而魯以十一月會之後其期也魯雖後其期然衛必先徙而後築城先城而後營宮室故詩人美其得時也營宮室

得十月之時則其從都在十月前明矣從都在十月前則十一月城楚丘不得言未遷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杜氏例云用大師曰滅非也滅國曰滅君死其位曰滅非此二者則不可以滅書之別國邑也若滅邑與滅國同稱則滅邑與滅國亦同其罪乎君子之所慎正名而已矣安可亂哉

三年徐人取舒杜氏例曰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非也成國重於附庸附庸重於都邑春秋凡記禍亂宜分

別此三等之異知其罪有大小輕重淺深者也今顧不然反為不道者記師行難易而已何益於襃貶哉吾又驗之於事按衛侯滅邢因禮至昆弟殺其守臣而取之可謂易矣何以不書取邪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魯之衆又加以楚而公親將可謂用大師矣何以不書滅邪然則滅取之名不為難易出可也可知矣

四年許男新臣卒左氏云卒于師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邪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郡也許昌許

國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其云葬之以侯者似當時臣子欲歸美君父故引許男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猶漢時羣臣議成帝謚引其欲作明堂辟雍以褒之矣其實非禮左氏謬以為禮何以言之許男卒于師是則可褒今卒于國不足褒也卒于師者言其圖義忘身知義不惑也已去師而歸其國此則貪生徇私不知命人矣與公子遂至黃乃復專恣廢命何異而妄以為褒之得禮邪

及江人黄人伐陳杜氏曰受齊命討陳而以與謀為文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非也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或實與謀而不曰及或實不與謀而不曰會皆妄也又所謂謀者何謀乎竒衺之謀乎謀所侵伐之謀乎若竒衺之謀也春秋之中會及多矣不必盡謀竒衺也若謀所侵伐而已凡諸侯之會將有所討在會之國皆與之矣又安有不與者乎故曰妄也

五年晉侯殺其太子申生左氏傳去年十二月太子縊

于新城杜云書春從告非也告雖後時猶當舉其實月此則丘明所據史書是用夏正記時者夏十二月於周為春本當書於春誤之於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云朝其子者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非也若不成朝何以得書朝邪又諸侯之子雖有攝其君之說殆非謂厭事而朝者矣乃若周公使伯禽就封而身留周者爾或者父老傳政其子猶宗子傳家也堯老使舜攝舜老使禹攝之類是乃可

爾茍厭政事以國與子不可也

晉人執虞公左氏曰晉襲虞滅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脩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邪滅人之國廢王者所封絶先祖之體茍能脩祀歸貢者可無譏矣天下之强誰不暴弱天下之衆誰不暴寡哉此無他左氏本不受經不知其義怪其文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爾

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然則舊史蓋記公之書雲物矣傳所言凡是解舊史者也仲尼脩春秋而去之以謂常事不足書也以是觀焉常事不書於三傳為通

六年圍新城左氏曰鄭所以不時城也非也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正王太子之位尊王太子而不敢與盟其禮甚恭其義甚高諸侯莫不受盟獨鄭逃歸伐之不為

無辭豈强取新城然後達其罪哉蓋疑伐不言圍者横出此説

諸侯救許左氏云許男降楚楚子赦之實無此事皆妄也何以言之諸侯救許許圍已解何苦自辱追降于楚哉此非人情也又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亦足以知其初不降楚也

七年盟于甯毋按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我以

鄭為内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君其勿許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尋此諸文則齊桓為用管仲之言不與子華盟也今甯母之盟實有子華與傳異矣是何故哉

八年鄭伯乞盟杜云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别言乞盟非也若已與盟文自當序若盟畢乃至當言如會不當但云乞盟又不見諸侯與之盟也明此乃約之耳且左氏亦但言請服不言其來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云致哀姜也哀姜之死以夫人之禮舉之諸侯莫不聞曷為更八年乃致于廟哉又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姓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其餘皆備矣則是凡國君夫人於四者一不備則不致于廟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

天王崩前年傳曰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然則盟于

洮之時諸侯已知王崩矣不應練而告諸侯也假使當時有難亦不能匿喪彌年况實無難但欲假外援者乎然則洮之會本不謀王室也左氏既誤謂王以前年閏月崩則遂謂洮之會謀王室矣以洮之會謀王室見經書王崩在今年十二月則會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矣皆不可信

九年會于葵丘按去年十二月王崩此會宰周公臨之然則七年傳所云告難于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

年會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古記不同以故差互云

十年正月晉里克弒其君卓左氏傳去年十一月里克弒卓子此據夏正十一月即周正月矣釆獲兩書誤其前後爾杜云從赴非也

及其大夫荀息杜氏曰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于昬亦非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徒口誦之爾猶見褒擇況如荀息身踐之者乎夫

復言者信也責其遠謀非也又曰從君于昏若謂息從君殺申生之昏邪殺申生時荀息但傅奚齊爾非執政大臣也息不當坐其責若謂息從君立奚齊之昏邪申生已死國無冢嗣君命立奚齊是則君矣何以為昏然則荀息之名非貶之也吾既言之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杜云稱名罪之按里克弑君不宜與申侯國佐等同例何不若欒盈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乎

大雨雪杜據傳例云平地尺也非也平地尺雪常事耳何足稱大雨異之乎

十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按傳去年冬晉殺丕鄭今經不同者杜云從赴非也傳所據者簡牘所記以夏正記時故使春冬錯不自知誤矣乃復以為晉晚來告來告雖晩史所書自應正之不容顛倒時月也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曰鄫季姬來寧非也按經季姬不繫鄫此未嫁之文也又是後

有季姬歸于鄫始嫁之文也若實來寧何故再書其歸乎杞伯姬來亦來寧也何以不書歸乎

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按傳例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而叔孫僑如會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本實與謀杜云受盟主之命非匹敵和成之類不得言及也然則此公孫敖亦受盟主之命應不言及者何故獨言及邪

季姬歸于鄫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絶非也去年

傳云公怒止之止之者豈絶之哉魯人為國諱醜彫斲止之之説以求掩其迹仲尼之作經推例以知義因文以盡情繁而不憂亂變而不憂惑者也主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傳既不可信注因追其妄皆非矣

震夷伯之廟左氏云展氏有隱慝如此則夷為展氏之謚非也春秋國史也君前臣名縱不可名之猶當繫字於氏寧有稱其謚遂舍其族哉經曰葬桓王不繫周者

王至尊也又曰吉禘于莊公不繫魯者君至尊也唯此二者可以爵謚通其餘雖大國必繫謚於國别内外也雖貴臣必繫字於氏别尊卑也齊桓晉文皆繫國原仲高子皆繫氏臣無舉謚於君側者也君之謚通於國臣之謚通於家魯非夷伯之國夷伯非魯國之君春秋非展氏之私譜仲尼非展氏之家臣如欲記夷伯之事應舉其氏而繫字焉不應直著謚去族以侵亂至尊之名稱也

戰于韓獲晉侯杜云得大夫曰獲眨晉侯故下從衆臣之例而不言以歸非也獲者獲得之也以歸者非獲得之也觀文自了矣以歸何可以獲言之獲何可以以歸言之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詞也不限獲於臣也杜氏又云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亦非也君將不言帥師者君重於師也君傷不言師敗績者亦君重於師也君獲不言師敗績者亦君重於師也此三者異文同義杜氏信其一不

信其二亦不知類矣且傳曰三敗及韓又曰寇深矣庸非大崩乎

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杜云稱字者貴之非也前此公子友見經者多矣何不悉貴乎春秋褒貶各以其事故獲莒挐雖有功猶不稱字季子來歸以知權見褒其餘無稱字者死何獨貴乎若以友賢故當貴之則仲遂又何賢矣而貴之乎若以謂時君賢之故史字之按公子彄卒隱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是隱公賢彊也何以不字之乎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最賢矣亦何以不字之乎

十七年夏滅項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按此自相伐也去年十二月會于淮傳曰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則是諸侯之事已畢矣諸侯已歸矣滅項在

今年夏何故云有諸侯之事未歸乎即此傳是彼言不果城而還非也即彼傳是此言有諸侯之事未歸非也然則公自會還過項因而擊取之事定乃還也春秋諱其惡故滅不言公非不言滅矣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杜云狄稱人者史異詞傳無義例非也自是傳無義爾何足為史異詞乎

十九年宋人執滕子嬰齊杜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非也宋為無道誣人之君以告諸侯而春秋不為辨

則是春秋同其惡也若苟赴者而書之不擇眞僞焉又何以爲孔子又曰傳例不以名爲義書名及不書名皆從赴亦非也自是傳例不以名爲義爾何足謂書名不書名皆從赴乎按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名賤之也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故名尋此二者傳亦以名爲義也記事駮雜是非混淆例不能推此傳之大病所以自伐賊其學其本在不受經於仲尼也學者因謂傳不以名爲義矣不亦妄乎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此大妄也六月會于曹南此曰一會是時雖有邾人即非邾子今此會盟于邾者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為盟會鄫子往參之因見執耳非復會向者曹南之盟也若即會向者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實未嘗盟何得言會盟邪又宋為伯主而使邾子用鄫之君罪乃在宋不在邾也杜氏以為不書宋使邾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也季姬使鄫

子來朝鄫子亦南面之君春秋著季姬使之者兩見其惡也今春秋亦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亦兩見其惡豈不可乎以此推之知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鄫子也若實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者理無不書宋公也若宋公使邾人執鄫子而春秋越宋理邾者是為首惡者不誅而脅從者見討也夫邾之於宋可謂脅從矣宋能執人之君而用之其暴強孰甚焉邾微國也不得不畏而從之即有不畏不從者宋能用鄫之君獨不能用邾之君乎

以是觀焉邾乃所謂脅從也夫脅從者坐應輕不得反重而代宋受惡也春秋原心定罪豈其若是哉吾固曰宋不使邾用鄫子也杜氏又云稱人執者宋以罪及民告吾向者既言之矣

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杜氏云不言宋捷者從可知非也齊侯伐山戎後來獻捷間亦無戰事則曷為不從可知而復云戎捷乎又曰不稱楚子使來不稱君命行禮亦非也若不稱君命則賔主如何為詞楚人者

即楚子爾稱使者即君使臣爾若本不稱君命當曰楚宜申來獻捷而已不當復加楚人使也加楚人使為楚子明豈不稱君命者乎

傳曰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若然經何以不書邪杜氏曰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不備書非也顓臾雖謂之社稷之臣然受王命為魯附庸自不得見經爾須句非附庸又傳曰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

事諸夏非魯私屬明矣假令為魯私屬亦不得稱來奔
奔者皆列國也今傳稱須句子來奔是非私屬也且魯
亡其私屬則自宜救之又何待成風為之言哉成風為
之言是又見非魯私屬也須句非魯私屬其國滅其君
來奔經不宜不書也以經不書知無有此事也然則是
須句前滅於邾其國為邑矣其民不服故魯人往伐取
之爾無他也

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左氏曰反其君焉非也若誠

有之經何以不書哉得國而反其君義事也齊桓晉文所難也令而不書是不將順其美乎

及邾人戰於升陘杜云邾人獲公冑懸之魚門故深恥之不言師敗績非也如杜所說茍不深恥則不諱敗矣所以深恥者以公喪冑危辱切近也然則乾時之戰公喪戎路左右皆止反獨不恥而書敗績何哉喪冑之辱孰與喪路之深升陘之恥孰與乾時見逼脅之急是大不然者也

宋師敗績按傳宋公傷股門官殲焉然則當書宋公敗績不當云宋師也成十六年楚子敗績杜云楚師未大崩以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若是則楚子身敗楚師不敗猶曰楚子敗績今宋公身敗宋師又敗何以但記宋師敗績邪即以謂楚師不敗楚子身敗得言楚子敗績宋師既敗宋公亦敗不得言宋公敗績者按傳例大崩曰敗績楚子雖傷實非大崩大崩者師衆之稱不得施於楚子之身今施於楚子之身者明是乃楚衆

敗也且楚師豈非大崩者乎其言曰敗者壹大又曰薄於險又曰覆師徒又曰臣之卒實奔微大崩也胡以當之然則宋楚大崩類也宋楚之傷亦類也一言師敗一言君敗其不類何也妄謂君敗師不敗是反於傳而謬於經經之言敗績乃大崩也若謂君敗師不敗者是未嘗大崩豈得云敗績哉

二十三年杞子卒左氏云杞夷也杜云仲尼以文貶之非也仲尼作春秋雖以文褒貶乎猶不擅進退諸侯也

諸侯之惡有甚於杞者仲尼無所貶蓋不以匹夫侵天子之事豈若是顛之亂名實哉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左氏曰同姓也故名非也晉滅虢又滅虞齊滅紀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皆不名邪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杜云衛文公既葬成公不稱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書子以善之非也諸侯逾年即位即位稱君不即位不稱君此乃常禮以年為限不以葬為限若即以葬為限葬畢可以稱君何待明

年乃改元邪春秋之時禮法放絶見諸侯葬畢輒稱君
因謂禮矣此衰世習俗之敝何足據邪諸杜所言天子
諸侯喪制皆若此非古法也吾向者既言之矣
二十四年楚人滅夔杜云夔有不祀之罪故不譏楚滅
同姓非也夔雖有罪楚亦非得專滅也如此是征伐自
諸侯出乃可矣且楚乃使人滅夔勢不得比衛侯衛侯
燬滅邢此親之之文也且夔不祀祝融鬻熊禮也非所
以為罪也衛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

劉祝融猶后稷鬻熊猶公劉矣寧可復責此二國邪

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杜云子玉也

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非也傳云楚子及諸侯圍

宋此則非子玉矣杜又云楚人序上者主兵故亦非也

趙盾主兵序諸侯下凡云主兵序上者皆謂列同者爾

如侯伯與大夫其尊卑不嫌雖伯主之卿猶序君下也

又按經公會諸侯盟于宋若楚人非楚子者應如扈之

盟書云公會諸侯楚大夫乃可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杜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非也使晉人又自來告者寧可復書晉侯侵曹伐衛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左氏曰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公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則春秋曷為遂從其誣辭眞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其有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

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也其言詎可

盡信哉

及楚人戰杜云楚子玉恥敗告文略故稱人非也赴告

者豈有常哉或以白為黑曲為直寧可亦不正邪又此

下有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必楚人來告其敗軍違命也

尚告子玉之罪豈諱子玉之敗乎足知子玉稱人非從

赴而已

盟于踐土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今按經無王

子虎如左氏之說則爲天子已在是也諸侯應先朝後盟令按盟訖公乃朝于王所用此推之必知盟時王未來也若盟時王已來者諸侯豈得先盟後朝哉其所言作王宮及王子虎要言之事皆虛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左氏曰晉人復衛侯然則於例爲諸侯納之也當曰歸不當曰復歸書復歸是衛人復之非晉人也杜氏以謂晉人感叔武之賢故復衛侯衛侯之復由於叔武故以國逆爲文然則蔡季自陳歸于

蔡由蔡人召之傳有明文何故不曰入而從諸侯納之之例書歸也晉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侯有以異於陳人順蔡人之召而納季乎書蔡季則遺其本意書衛侯則探其本情又未必與傳合也傳無晉人感叔武之語杜氏何由知之乎然則傳與注皆謬亂不足以解經

元咺出奔晉左氏曰叔武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非也如傳此言殺叔武者衛侯為不

知情又以為叔武報殺其讎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篤矣元咺何縁奔晉愬其殺弟乎假令咺欲誣其君至其訟也咺當不勝衛侯何故反不勝乎假令咺為人矯虔強辯足以飾非晉人豈不知其嘗為叔武殺歂犬乎用此推之衛侯真殺叔武者也故元咺往愬于晉矣故衛侯與之訟而不勝矣不然則咺無義以愬其君就令愬之必無説以勝其君不亦顯然乎

天王狩于河陽左氏曰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

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吾謂左氏迷惑此說心未能了何者本但晉侯召王自嫌不順故使王狩以匿其罪耳狩不當書今故書者所以起狩為晉侯召也其義已足而左氏既云晉侯使王狩矣又云仲尼為其不可以訓故書狩即實使王狩非仲尼故書也即實仲尼書之非使王狩也其言首尾相反由迷惑故也又曰言非其地且明德也亦非也晉文召王意在尊周其禮雖悖其情甚順仲尼原心定罪故寛其法耳亦

何德之明然則左氏固暗于王道而非仲尼之徒者邪吾聞仲尼之徒乃恥言五伯

元咺復歸于衛杜云從國逆例者明衛侯無道於民國人與元咺非也假令國人與元咺實非國逆從諸侯納之例自足何強變易彼此哉且左氏本設此納入例者非為褒貶也乃以存事實也令更事實横就褒貶誰能知之哉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按隐元年傳改葬惠公衛侯來

會葬不見公故不書然則葛盧來亦不見公何以反書邪杜云雖不見公國賔禮之故書也然則當隠元年衛侯來會葬都不賔禮之邪所謂賔禮之者即傳所云饋之芻米者也方衛侯之會葬也魯之臣子曾不誰何聽其所為乎如是何謂會葬矣吾以此推之隠元年之説妄也非實事也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氏曰公會王子虎卿不書罪之也非也若公不應會王大

夫為之諱者沒公可矣乃貶王大夫使從人稱何哉且是會也必王子虎受王命而盟矣是則非魯侯所能制魯侯能身從之方存乎見褒又曷為諱貶

三十年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左氏云元咺立公子瑕然則瑕已為君當與衛剽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也即以謂國人不與諸侯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也瑕冠公子此其不君明矣假令元咺實立瑕者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瑕及其大夫元咺元咺以瑕

為君瑕以元咺為臣正其君臣則非罪惡明矣無為先咺以及瑕也衛剽稱侯陳佗不氏皆出左氏義何忽至此而迷亂其説哉

衛侯鄭歸于衛杜氏云魯為之請故從諸侯納之例今按傳文魯但能請免衛侯於獄而周歂冶廑逆衛侯歸耳遂從諸侯納例與傳不合傳又與其例不合要之左氏歸入之例蓋不可通其幸而合則説曰例如此其有不合則説曰從其例假令本書衛侯鄭入于衛吾知杜

氏必曰周治納之故書入矣苟以是推之則何不可通哉衛侯衎復歸于衛事又與此相類彼言復歸此獨言歸了不可知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杜氏云公既命襄仲聘周又令自周聘晉非也凡言遂者皆大夫生事專命耳非素受命者也即以遂為受命之辭者公子結亦為受命行非權事也一以為權一以為非權何哉

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氏曰使臧文仲往非也若實臧

文仲往不應不書注謂文仲但請田非聘饗會同故不書亦非也告糴乞師弔葬致女皆書不獨彼四事書請田非常自應書又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亦書即請田之比也禮曰卿非君命不越境越境則書之何限請田獨不書哉明此請田者即去年公子遂非臧文仲也遂既聘周聞晉人頒諸侯之田因便宜聘晉以故得濟西田也魯人憎遂而好臧文仲推遂之美附著臧氏左丘明承虛記之爾不然經無緣不言臧孫辰如晉也又曰

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若然當謂之取曹田自濟
水不得云取濟西田而已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左氏曰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
其牲日按如此說是也所謂不從者即謂日不吉耳不
吉則不敢郊故免牲也又曰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
上怠慢也非也繫者即牲牲之名久矣豈必卜日哉且
魯人亦必不先卜牲日而後卜郊卜郊者卜其日吉否
也非卜其郊可否也左氏疑魯之卜卜郊可否也是以

誤之爾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杜云晉諱背喪用兵以微者告非也若亂常廢禮而諱可以免則春秋襃貶安所施哉又曰晉人角之諸戎犄之不同陳故言及亦非也戎子駒支雖為此語正以捕鹿為譬耳非必異地而戰也且凡戰者豈嘗同陳乎成十六年戰于鄢傳曰鄭陣而不整是異也然而經書楚子鄭伯不加及以絕也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曰晉侯敗狄于箕又曰先軫入狄師死焉然則敗狄者晉侯先軫也其曰人何邪杜氏曰郤缺稱人者未為卿杜之此言據傳有郤缺獲白狄子耳按經不言白狄又不言獲狄子也傳既與經違注又與傳違經但云狄傳云白狄經但云敗傳云獲其君傳謂襄公先軫親之注乃引郤缺而已皆二三不可曉者也

傳曰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杜氏讀緩字以上為一句

作字下為一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以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也不得云緩杜氏本欲遷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僖公之薨在十一月則除喪在文二年十一月因以文納幣為十二月文納幣為十二月則與傳合矣而不顧理乖也傳云葬僖公緩作主者緩以下乃當為一句言葬僖公而作主緩即文二年經書作僖公主是也今欲屬緩於葬僖公以明僖公為十一月薨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語無所繫是傳譏葬緩又譏不當作主乎苟欲

遂已之說黨其所附不求於道眞可怪也哉

春秋權衡卷四